

12

雜林蔓艸第二分冊

蒲葛

葛枝葉之凌茂兮，

願埃時乎我將刈。

——
： 雜

8
6
3

1941 • 11 • 1

目 錄

無題(木刻)	程 敢(3)
「正氣」歌	祁翔遙(4)
雜文和白血球(短論)	穆子沁(6)
論文市買賣——自薦	吳紹彥(7)
吊死鬼的誘惑	陶 棄(10)
朦朧的「鎮靜」	芒 履(12)
出世和入世	羅 莎(14)
蛻	列 車(16)
寂寞篇(散文)	萋 楚(19)
悼中條山(詩)	莫 易(21)
『上下古今中外前後左右派』	孔 鏘(22)

8569
675
:2



無
題
：

程
敢
作



3 0475 3406 4

807182



「正氣」歌

祁翔遠

喂！喂！

問儂做啥生意？

阿是打打野雞？（註一）

救國勿好弄白相，

切莫借公報私出花樣！

善觀氣色，

會吹牛比，

「花邊」一張，

愛國一通，

「花邊」兼要反共，

大家嘩哩嘩啦一窩風，（註二）

一半羅礙，

一半正氣，

究竟真假，

賽過勒浪，（註三）做夢

造謠污蔑，

告密放籠，

如無往來，

爲哈介（註四）起勁？

口託重慶，

魂在柏林，

柏林轉灣，

東京南京！

噫——

此路不通，

下有虎阱，

既稱「正氣」，

放感良心。

（註一）滬語「副業」也，一稱撈外快。

（註二）滬語「起哄」之謂也。

（註三）滬語「賽過」與「好像」同義，「勒

浪」，「在」也。

（註四）介，滬語「如此」或「這樣」之意。

雜文叢刊第一合集

游刃集

魚藏 干將 莫邪

湛盧 純鈞 巨闕

定價一元八角

特價兩星期售一元五角

雜文和白血球

子沁

魯迅對於雜文有這樣的一個比喻，他把自己的雜文比作了白血球。

「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牠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卻證明着病菌尚在。」（熱風，題記）

熱風不幸而一直留存到現在，國粹論者倒很可以誇耀一下自己病菌的古老。然而就中國的社會而言，這却是很值得悲哀的。

然而也幸而有熱風和病菌同在，使我們了然

于那乃是「病」，并不是「粹」；應該醫治而不應該保衛。同時我們也可以明白，在這舊病復發，新病頻增的現在，白血球一定要大量的繁生，重振雜文的口號，便是在與這相同的立腳點上喊出來的。

但是有的人也許要感到茫茫然了。白血球不是要和病菌同時滅亡嗎？於是即使還作着白血球的工作，對於病菌也只不過在「懶懶的招架着」。這當然不是真正的戰士——我們且來揭去他眼前的暗影。

也還是求助于生理學吧。

且說病菌侵入了人體，于是白血球便出而應戰了。佈成了陣勢，一路吞食進去，順着瘡口，排出體外，血液又恢復了原有的純潔，身體也趨向于健康。這就是白血球全部的戰鬥史。最初那瘡口也許還結着痂斑，不久也漸漸平復。白血球是和病菌同歸于盡了。然而生瘡的人，見于生瘡的苦痛，從此却得到了教訓。也許便知道注重衛生，留心清潔。這種教訓，便是白血球不滅的戰績。

同樣，在雜文，它指出時代的病症，刻下「病菌」的典型，予以「諷刺」加以攻擊。一旦這病根除去，

社會已經進步了。雜文會永遠予人以警惕，這新的社會在這警惕之下，將要留心社會的清潔，注重社會的衛生。使得社會上的病菌，沒有發生的機會，更沒有繁殖的可能。

而且不僅雜文，一切過去時代的文學作品都有與這相同的功績。人之所以爲人，就是因爲他能重視過去的歷史。利用過去的經驗。他的血不能白流，他的白血球不肯浪費。

爲了健康，爲了永遠的健康，白血球，向病菌撲過去！

棘林蔓草歡迎投稿

(來稿可由各經售書處轉交)

論文市買賣——自荐

吳紹彥

先前文章有市價，而今文人也有了市價，既有市價，便成買賣，於是乎就有「文市」。

「文市」上落是沒有一定的：在政治氣候不十分好，大家精神上有了刺激，筆桿的魔術作用加大之時，有人大量要扒進文人，行情便好起來；一等等稍稍平復，立刻再吐出一批，讓行情看跌，人心向下，於是再乘廉補進，仍舊儘量扒取。

然而這是指有行情的貨色而言，如果還沒有行情的貨色，便要想法自薦——這樣有了價錘，方才可以加入市場。

自薦，其實就是自己尙無行市，却熱中非凡，於是自開價目，要求販賣。第一步手續祇有自我介紹

——說得具體點也就是需要開履歷表之類，以證明自己思想純正，性情溫和，身體清白，非常衛生。

自薦之道，變化多端，有人把自己以前榮華富貴寫入文章，扭扭妮妮，裝腔做勢；諸如權貴請客，叨陪末座，游覽登臨，即興賦詩，某人如何與我深交，文章幾元一千，某人如何看重我，社論幾元一篇，讓別人看了，知道雖是舊貨，也有分量，於是重以新價登錄；也有卡片一張，上刊前任什麼通訊社社長，現任

什麼刊物編輯，表明來歷，另附來信，指陳會讀書三千卷，足跡遍游全歐，靈魂直到美國，見多識廣，文武雙全……；也有附書一封，開列歷來登過自己文章的刊物及所載篇名；某處大受讀者歡迎，一時洛陽紙貴，某處頗得編輯賞識，文章旁加濃圈密點，一字不改，自己性格如何高傲，相貌幾何縹緲，自己愛人姓啥叫啥，陰場化人……；也有文章之外，陳說自己家學淵源，父親是什麼書店編輯，外祖是什麼大學校長，舅父是什麼官廳會辦，某人某人是我父執，某人某人是我親戚，自己精通那幾國文字，閑來具有何種雅興，既有學問，又多權勢，既聰既明，亦規亦矩。吹噓一通，好運自來，編輯上門，主筆招飲，「扯淡」

一通，「胡謔」半天，啞晴晴嫵媽娘，飯碗有着落，哉吹噓得法，自薦成功，銅錢到手，後福無窮。

於是有了如何回憶游歷歐美，游擊區如何歷險，歐戰軍事形勢若何，唯生論有啥道理，王船山哲學的歷史地位，軍紀論史的由來，青年如何修養，孟德斯鳩對中國看法怎樣，平糶米在唐宋買幾錢一斤，崑曲何以重振及改革……

露臉一多，名字便熟，名字一熟，便有身價，一有身價，乃有了投入「文市」買賣的「身分」。

這「身分」決非一般單賣文章的寒士所能有——因為這些有「身分」的文士，還兼賣着自己白場場臭烘烘的身體。

十月廿四日晚

吊死鬼的誘惑

陶棄

人的魂靈出了竅，于是就變成鬼。鬼沒有形體，所以也沒有骨頭。

作鬼似乎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活動的範圍只限於黑夜。白天他們躲在陰暗的角落裏，大概和耗子作鄰居。等到沒有月亮也沒星星的暗夜，他們才出來玩弄鬼火，鬼火是慘綠色的。

或說人對於鬼又都看不起。怕。其實是由于「憎」。即使孔夫子，雖說是「敬鬼神」却又「而遠之」。總之鬼是爲人類所鄙棄的。

所以深夜常有鬼啼。

至于作鬼作到了吊死鬼，那就更加苦惱了。因爲他必須去找替身。

吊死鬼是自己把頭放進自己作成的圈套裏去的。找替身就是要再把這圈套再去套別人。

替身找起來很不容易。因爲人都有陽氣。陽氣盛的人鬼是不敢靠近的。所以他們只好去找陰盛陽衰的半死人，譬如陰謀家就是。然而圈套總是圈套，何況自己又拖着長舌頭，很容易爲人所看破。即使是陰謀

家吧，「謀」的時候，身子總還是在陽間的，于是就用得着誘惑了。

子不諱上的糞鬼（古代對吊死鬼的稱呼）是這樣去誘惑的，他們拿着圈套對人說：「從此入內，便是佛國。」現在這話翻了新花樣，他們說：「來吧！這裏是樂土。」長舌頭的人不見得有資格進樂土，所以戲法往往拆穿，樂土乃是地獄，到那時候，索性老老面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也無非是一種無恥得可笑的鬼計。

然而對於陰謀家，誘惑的技巧即使拙笨，往往也會成功的。因為他們兩者有共同之點，都是光明的嫉妬者。「相逢何必曾相識」大家「心照不宣」也。只要某一方面喊一聲「歡迎」，這已經是一個够甜蜜的誘惑了。——所以學聯同志只簡單的說：「歡迎學總同志參加！」

學總同志呀！是參加還是不參加呢？纏結已經打好了，單只等待閣下的玉頸了。

希望在未有表示以前多看幾眼對方的長舌頭，要知道只要把頭往套裏一伸，魂靈和骨頭就要一起腐爛了。

「敬而遠之」是孔聖人的教訓。單是「敬」也許人家還看不出你的居心。「敬」猶不足，趨而「近」之，那麼可要到黃泉之下去團聚了。到了那時，「青天白日」就和閣下無分了。（一九四一，雙十節。）

朦朧的「鎮靜」

芒履

在轟炸上生活的人們，被轟然襲來的驚惶和在死神手裏搶奪生命的心情，是非身經體驗者所能想像出來的。

然而在鋼骨鐵板水門汀的精緻私人防空壕裏，那是另有一個桃源，他們噓噓瓜子，談談笑笑；——爲的是所有的家產便是一部份的「國富」，一座私邸炸壞了，又可開上公賬。

在噓噓瓜子，談談笑笑之間，心上既不掛牽小民的骨肉，還要作誣譖的「妙語」——彈穴像「鴨潭」，窒死的像「河丁魚罐頭」；——爲「御用」記

者所渲染美名之曰「鎮靜」。

於鎮靜的本身，原無所疵議，以不變應萬變，以沉着的驚姿擊退狄者浮燥的攻勢；一點沒有疲倦；真的戰鬥原不是花花綠綠的標語；而是得沉澱持久；這種功夫基於「鎮靜」，然而一當出現奉主子命令做歌功頌德的文人筆下的時候，——連鎮靜也被強姦，被歪曲了。

這時「鎮靜」便掩飾了要人們朦朧作樂的醉態。

「御用」報紙記述陪都的文章，把酒店與戲

院的塞滿這一類的事，也拉到「鎮靜」上去，歌舞昇平，一如常時，卻是「鎮靜」的表現。

在記者們的筆下，到是怪滿意這「表現」的，聰明的是援用不少戰時國家爲例子，而更狡猾的是搬出蘇聯來；最近在張報紙上出現這類的「短評」，意思說蘇聯前線這樣的吃緊，而娛樂還是一切如常，「各戲院及電影院亦皆滿座」，「莫斯科距離太遠，或者有人不大十分相信，那末，就請到我們的自由內地，尤其是戰時首都去看看。」

蘇聯的人民確實是「不因危險而慌張」——鎮靜得狠，不過和我們陪都裏人用娛樂來表現「鎮靜」是兩樣，而且截然不同。

因爲娛樂也是近代戰爭中的一部份。提高積極的情緒，必須教育着大衆娛樂的本質不但如此，而且宛如轟炸影響到每一個陪都居

民一樣的應該普及，——日裏大家受了轟炸，裏裏大家有戲看，這才是「有福同享」。

蘇聯的人民則正是這樣；上上下下同樣的各守本職，過着人的生活，大家有得戲看，而且是有裨益精神健康的影劇。

可是聽人說到陪都，楊貴妃的霓裳曲，充當了音樂，東鄰載譽而歸來的尙小雲也將去演出，電影院卻大部份放映「香豔奇情」的洋片，票價實得並不便宜，一般的小民既無「欣賞」的餘資，怕也沒有去欣賞的胃口，而娛樂生活在「鎮靜」的要人們領導之下，捲入了頹唐，麻醉，使你失去了靈魂，真的會變成了滿城死的「鎮靜」——只剩了一個架空熱鬧的「滿座」局面。

嗚呼！鎮靜，鎮靜，也許已經鎮靜到生出「國家事，管他娘，又叉小麻將」的心境。

出世和入世

羅莎

很有些人，活在現實的世界，卻要逃避現實。削髮爲僧，遁入空門，是最乾脆的做法。但其實，他們還是靠廟產吃飯，賴施主營生。和常人不同的，也只是口念『南無』，身穿袈裟，額角上燙幾個『香洞』，手裏拿一串念珠而已。洋場之上，則連這些也不必的。不但用不到念經苦修，而且可以西裝革履的穿戴起來，隨意出入於聲色之場。甚而嫖妓獵豔，無所不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云云，原是欺人之談。新近上海有名的兩個大寺，就在那裏爭權奪利，請律師打官司；據報載則靜安寺方丈汝圓寂後，開

吊之日，『諸山長老，各大護法，均臨致奠時，突有志汶生前之姘婦某氏，竟披麻帶孝，痛哭而入，在靈位前整據不去。吊客均爲稱奇。旋始經寺內衆僧勸出。』

和尚暗底裏姘女人，面孔上仍歸一付『佛門弟子』的臉相，那是不會使人稱奇的。等到死掉以後，姘婦爲遺產而較，『麻帶孝，痛哭而入』，於是吊客均爲稱奇，『報章採爲新聞，『醜史』傳諸人口了。其實他們姘識已久，不過未曾公開而已。拉破了面皮，究竟不大好看。所以按諸政治，則抗建陣營之

內有心向和平者在。及至乘機出奔，雖有高官厚祿，卻須具備「笑罵由他笑罵」的能耐，非至萬不得已，尙要躊躇一番。而且「痛哭而入」，於「和尙」並無好處，還是躲在暗中，高喊「軍紀」，挑撥內戰，拆毀抗建陣營，反是大家有益。

所謂遁入「空門」，原是這麼一回事。不過降乎末世，噉飯日難，所以露出了醜惡的臉相。化緣不足，終至結交名流，奔走權門。舉行「百日道場」，「祈禱世界和平」，拿的是黑處的錢財。擁資八萬萬的閻太太一死，各寺院「高僧」趕緊前去「巴結」，以黃緞繫於死者之手，口誦經咒，環繞而行，玩那所謂「接引西方」的把戲。

但不入「空門」，也還有倡說出世，以求脫離

苦難的，那就是「隱士」。不入山林，居於洋場，嗚呼！做「隱於市」。他們標榜超脫塵世，與世無爭。不過到底也要吃飯。於是若非家有鉅產，便也得做一點買賣。有時候就爽性「翩然一隻雲間鶴，飛來飛去宰相衙」，一邊吟詩喝酒，自命清高；一邊也在那裏到處鑽營了。甚至有吟詩作文也非所長的，只樹起一塊「隱逸」的招牌而已。

要出世，真也難得很。「息影家園」，喝喝苦茶，到底還是做了大官。蘇武沒學像，倒做了李陵。要活下去而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看是非正視現實不可的。不過收起隱逸的旗幟，便打碎了飯碗，真是「沒有法子」。

X
X
X

說

列車

在這個都市裏，一到夏天，街頭巷尾就熱鬧起來了。大概因為屋小人多，悶熱不過，大家轟到街上來透氣。小孩子在這樣的熱天，也用不到背書包，落得跟大人出來蕩蕩。這時是做小本生意的一個活躍的機會。記得有一種應時的賣買，而且做這種生意的人只有這幾天碰得到他，一錯過這幾天好時光，那就要等到明年的夏天再來了。他是一個鄉下人，週身散發着泥土氣，提着一架鳥籠，籠子的裏裏外外，放了許多帶葉的小樹枝，這些綠油油的葉子好像都有一隻嘴吧，會唱很好的歌曲，籠子在手裏一晃一晃的走着，「吱——柴，吱柴——」的歌聲就一陣高一陣低的在街面上來回奔着。背上挂了許多小竹籠，都是空的。這個人自己是不發一聲叫貨聲的，但是，孩子們從四面八方都向着他奔去。沒一會兒，他身邊已經黑簇簇的圍了一大羣人來得多了，他把鳥籠舉高起來，於是空氣中起了一個新的激盪，歌聲突然變得更響亮。孩子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向上看，因為，距離遠了，總瞧不準，只見有許多烏脫脫的東西在葉子中間爬着走。籠子在空中晃動，歌曲也接着節拍唱了，但是那些小眼睛愈瞧不準籠裏唱的究竟是什麼，於是更覺得希奇和

有趣。大家一齊仰起笑嘻嘻的面孔，儘對籠子笑。第一個胆大的孩子拿出錢來向他買一個唱的，其餘的就七手八腳的爭着買了，片刻，街面，房屋都是「吱柴——吱柴」的在叫，這個做生意的丟下這一大片聲音早已默默地走遠了。

這個會唱的，就是蟬。

孩子們買蟬，有的帶買一個小竹籠。但是，蟬便宜，一角錢可以買一個，竹籠貴，大約要三四角錢。所以，買蟬的多，買竹籠的少。沒有籠子的，就把它盛在玻璃瓶裏，塞一點樹葉，隔玻璃望去，綠油油的真像一個小樂園。玻璃是光滑的，蟬爬不上，索性去了蓋，讓它透透氣，此外呢，當然頂要緊的是聽它唱。起先時常唱，不過音低一點，單個兒自然比不上大夥兒合唱了。隔一天，樹葉子瘦了，面色也變得黑黝黝的難看，蟬在葉子中間爬來爬去像一個醫生在默默地診察。用筷子把乾葉箝出去，換進一點新鮮葉子，可是蟬却默默的一天到晚爬來爬去，像在找尋一件什麼寶貝。經過幾度這樣的換葉，蟬還不肯開口，孩子對它的感情逐漸冷淡，不再熱心的照顧它了。在一個什麼時候偶然挑起高興去看看那個瓶子，在那些乾葉下面，蟬仰天躺在瓶底上，就這樣不動了。有的孩子買了蟬，把墨水瓶匣子，鑲好蓋，挖幾個小洞，也放一點葉子，當做蟬的新居。買得多的，用大香煙匣子來盛。頑皮一點的，却拿一根線扣住它的頭頸，一手捏住線頭，一手把蟬擲向空中，教它

飛着叫。幸虧蟬的發音器官不像人的和喉管連在一起，不然，扣住了它的頭頸還能叫嗎？隔不了多少時候，都殞了。

殞着的蟬，並不瘦。烏光光的殼還是烏光光的。

我記得活蟬的殼的顏色，時常在變換着的。我們不知道它的衣櫥放在那里，有時它穿一件灰白色的，忽然又換了一件紫醬色的，等到換上墨黑的那一件的時候，看着也替它覺到沉重得不好過了。於是它索性把這件外套拋在地上，或挂在枝頭不要穿了。我們雖然不見它的衣服怎樣弄來的，但是，它拋下的却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個黃澄澄的東西，樣子和蟬差不多，背脊拱得高一點。也有個專門名詞，叫蟬衣。這也可當做一種藥，倘使喉嚨忽然變啞了，可以到藥舖裏去買幾隻，煎湯吃，喉嚨就會響亮的。大概取蟬會叫的意思。不過，我想，把喉嚨變得和蟬叫那樣「吱柴——吱柴」的，實在是並不好聽。

蟬要脫換蟬衣實在是因為嫌那原來的太狹緊，穿着不好過。換過一回，身體長成一回。長得有力，強壯。唱來更響，爬得更快，一瞬間，從泥洞裏跑到樹頂上去乘涼。等到長得更壯大，就再換一回。若然一直裹在那件烏光光的外套裏，那是只有殞着不動。要活，要長成，就要蛻。

不過，關在竹籠子，玻璃瓶內，以及墨水瓶匣子，大香煙匣子裏的蟬，是不能蛻的。

十月十九日

寂

寞

篇

莫楚

蠅 蠅

病着。獨個子躺在房里。

窗簾是厚厚的，厚厚的窗簾是拉上了的。窗外正泛濺着瓊瑤的陽光吧，却流不進來。天花板白得空虛。鐘已停了。沒有朋友來訪，門上也沒有手指敲擊的聲音。

只有一點兒熱度，頭並不是昏沉沉的。我需要一點聲音一點顏色；乃托人買了一隻蠅蠅。

原是想從蠅蠅的歌聲中聽取一些綠意，給蒼白的寂寞鍍上一點顏色的。但我輾轉翻側，疏疏落落的綠色的歌因此愈形疏疏落落。漸漸的漸漸的，蠅蠅變得瘖啞了……

浮沉於寂寞之海中，我不思飲食，但求睡去……一覺醒來時，蠅蠅依然瘖啞，且將永遠如是。

——蠅蠅也禁不住這樣的寂寞！

窗簾是厚厚的，厚厚的窗簾是拉上了的。窗外正泛濺着璨璣的陽光吧，却流不進來。天花板白得空虛。鐘已停了。沒有朋友來訪，門上也沒有手指敲擊的聲音。

鴿

和那些以老師自居的同事們點過頭，便感到彼此之間那點距離，再也不能在教員休息室裏就下去了。上課的鈴還沒有響。我有如浮行於陌生的大海中的孤舟，找不到一個碇泊所。

操場中有陽光，陽光中有學生在談笑。

覓到了操場中，感到了九月的陽光的溫暖，也見到了陽光般的學生的笑臉。但剛有一縷歡愉流過心胸時，那些學生們，平日我老請他們把我當作朋友看待的學生們，和我點了點頭，便習慣的地感到了彼此之間的那點距離，悄悄的走開了。

操場中有陽光，陽光中有鴿子在閒步。

——看鴿子吧，白翼上漾着陽光。

自慰着，竭力以記憶中搜索 *English* 所寫的 *St. Mark* 教堂內的鴿子的情景，想由此汲取一片靜

悼中條山

莫 易

你——山西的巨人！
你用你巨大的身軀，
阻擋了幾十萬狄人
你用你堅實的體魄，
保獲了潼洛的子孫！
你——黃河的友人！
黃河依靠了你
獲了不可飛渡的名聲
黃河也爲了你
常流奏着明利的歌聲
你——團結的象徵！
同心協力的時候，
你是銅鐵的長城！
赤血混流的時候，
掃蕩都成了齏粉！
如今喲，你！
被卑劣的人們出賣，
爲卑劣的陰謀犧牲
喪失了十三次光榮的成果！
身負了不可救治的創痕！
如今喲，你，
變成了痛苦的象徵！
黃河爲你嗚咽！
全世界爲你嘆息！
華胄的子孫都萬分悲憤！
祇有卑劣的東西在談笑風生！
山西的巨人喲！
黃河的友人喲！
你也不必頹然嘆息，
你也不需痛哭流涕！
當悲憤的子孫起來了，
當卑劣的東西滅亡了！
不分彼此的鮮血又會爲你流洒！
你的恥辱也立即會被刷洗。

溢，得到一點心底寧靜。——可是鴿子撲撲的紛亂地飛走了，一個學生正嘻嘻哈哈的想捕捉牠們呢。
操場是一片黃沙，空無所有。
我有如浮行於陌生的大海中的孤舟，找不到一個碇泊所。

一九四一年九月

「上下古今中外前後左右派」

孔鏘

有一種人物活躍在我們的跟前：

這種人，能做皇帝也能當太監；是大官也是掌權；是名士也是市儈；是流氓也像學者；是潑皮也是顯宦；是政客也是菩薩；像總統也似幫閒；是遺老兼作元老；是善士也是奸細；是小販也是黨棍；是教授也是西崽；是妓女也是夫人。

他們像聰明，又像癡；既會激烈，也善打渾；會擺架子，也會獻殷勤；會驕傲，亦能自卑；要打人罵人，也肯挨打挨罵；愛叫人家拍自己馬屁，也會使自己討人歡喜；會講風雅，却不脫俗氣；會瞧不起別人，也

會瞧不起自己；會雍容揖讓，彬彬有禮，也會使刀弄槍，滿臉殺氣；會端莊，也會輕挑；會慷慨激昂，也能卑躬屈節伏地不起；會呼么喝六，也愛打情罵俏；會自鳴清高，也善斤斤求利；會講究名節，也會鮮廉寡恥；一邊衛道，一邊宣淫；既送痧藥，更開黑店；滿口「人道」，暗賣人肉；「革命」，「正氣」，「主義」，「官冕非凡，暗害，造謠，悶棍，黑心無比……」。

但是他們決不妄為，每一行動都符合着節拍。這節拍，便是名利與權位的樂曲。

每逢用那一種方法對他有利益之時，他硬擇用

那一種方法。他要用這些方法不使別人得到生路，而自己却要佔盡別人一切便宜。

譬如想發橫財贊「革命」，要保身價談守舊；看人暴富驕「公產」，自己發跡主私有；處世全依老莊，表面頌揚孔孟；對中國人說莎士比亞，向外國人講楚辭詩經；若要人愛講耶穌，若要害人達爾文；討小老婆抽雅片烟是東方精神文明好，坐汽車住洋房是西洋物質文明；怕妻文淫人要提倡禮教，愛淫人妻女說自己風流多情；向野雞講道德，對流氓講法律；對革命者表示同意變革社會，對權威者主張斬草除根；虐殺別人罵自由，自己幽囚要人權……

心如煤球，臉比橡皮，頭若尖錐，身如橄欖，舌勝

懸河，口吐蓮花，言密腹劍，滑溜無比；做人內尖外圓，處世水銀瀉地，萬事恰到好處，毫無一點流弊。

這種人是偉大到多方面的，他們已喪失了普遍的人性而却有普遍的狡猾。凡屬上下古今中外前後左右人等佔便宜的本領，一應俱全，而且能大能小，能屈能伸，無往不利，佔盡便宜，此類人士見得雖多，形容却難，無以名之，暫加尊號曰：「上下古今中外前後左右派。」

× × ×

在這里我要講一個現實的童話：

從前有一個國度里將軍外戚權臣一同治理天下，治理得不大體面，然而還私通敵國，作惡為非，弄得冤聲載道，有人目擊時弊，感嘆一通，說外有強

敵致勝之道在修明政治，開放言路。不料「派」中衆君子一齊喝道：「家醜不可外揚，你敢暴露乎？媽的，該死者也，呸，照鑲！」只見甩頭一指，金光一亮，多嘴的便中了暗器倒地死了。以後「派」中人士密佈天下，嚇得無人再敢說話，道途以目，結果言路大閉，武力至上，舉國太平，鴉雀無聲。

不料過分太平當道者便感寂寞，彷彿覺到這個世界也少不了熱鬧，於是便吩咐可以允許人民發聲，不過要受主管機會檢查。但是人民好像吃了啞藥，當道者乃覺得非常悽涼。

派中君子慨然曰：「無人響，不作聲，據說光明是個好東西，讓我們來唱唱光明以點綴太平。」

這些人從未見過光明，所以也實在唱不出什

麼，於是主管機關出了賞格去找光明的材料，而且告示曰：「如能找到「光明」發爲文章，每千字六元至十元，歌譜講稿面議。」

光明究屬還是生疎的，不認識，找不着，還是隔靴搔癢。最後大家回來要求主管機關形象一番。主管機關也茫然，負責人道：「光明是好的，好的東西每每是古的，有歷史的。」

來了大家找到一宗最有歷史的古物，一看，乃是「專制。」

主管者除去老花眼鏡，細細檢視一過，乃曰：「善哉，既有光明，便得文章矣乎？」頃間，彼又若有所思道：「嗚呼，古則古矣，佳則佳矣，可惜有點兒脚騷臭，來，把「專制」上塗一層文明油，可改名「集

「蓋「專制」已不合潮流者也。」

於是大家乃照「專制」的特質，做了許多應時歌曲，廣採演詞，於是如國度在鞭撻哭聲以外，總算也有了一點奉諭發出底有節律的歌頌聲了。

所以雖說節奏單調，却減少了寂寞。

有些人受不了，逃出了城關，在城外就了下來，城外有的是魔鬼和野獸，但他們不怕，他們也有拳頭和石頭，他們已不受拘束，雖有痛苦，却能自在地唱歌，他們歌唱着自由。

城里派中官員發怒了，揚起了鞭子，大聲罵道：「我們便是正氣，你們搗亂，你們違背統一，你們反對我們，你們是反動派，你們敢唱自由人權，啊呀呀，這還了得，人家提倡自由人權已快亡國了，你們

也希望亡國麼？混蛋，你們亡國奴！」

「豁！老遠鞭子呼嘯的聲音。」

當道者聽到自由之類就非常頭痛，便主張斬草除根，下令部下出城討伐，下屬不肯，說外有魔鬼野獸，後來做好做歹，各出安家費若干，於是才有幾個勇士來應徵，大家結束停當，開城出戰，架下陣地，英雄非凡。

不料魔鬼以為是來和他為難的，於是便惱怒起來，兩下不意一日在路上遭遇，「英雄」們沒有看見，仍舊英勇非凡，喝着鞭，旁若無人，雄糾糾，氣昂昂，異常神氣。魔鬼不服氣，說有何希奇，你們既經來此，必須由我們領導了吃人，「英雄」們却和顏悅色道：「如助一臂，無任銘感，大家合作，一字并肩，不

接高下，莫分我你……」

「到了我這里來，你要吃人，要做我伙計！魔鬼說。」

「誰有成績誰做主，時，誰有成績。」「英雄」

說。

「你敢虎頭上拍蒼蠅，量你人少！」魔鬼舞着刀。

「好，有種跑過來，獨合獨！」「英雄」揚着鞭。

角力開始了，不知怎末一來，執鞭的一失手被拿刀的一把擒住，嚇得餘將星散，那敢再來，落難的「英雄」被魔鬼暫時打入一個征服者的幫閒管轄的牢里，尙屬優待，據說這位幫閒，就是爲了「自由」和「人權」而淪爲幫閒的。

逃回來的「英雄」們便電告「上面」，「上面」覺得可惜起來，下一個命令道：「救得出險，僉有重賞！」

爲了重賞，大家便在一箇地方開營救會。

一個人說：「我們救是一定要救，救了出來不是好有筆賞格大家分嗎，數數人頭看，一二三四……」

一個又說：「我們應該各方面打打招呼，祇要兜得轉好，才是自家外頭人。」

另一個人道：「我們上個呈子求求管監牢的洋人叫他放了拉倒，叫他對魔鬼說起來已經拖過牢洞了。」

又一個說：「上呈子勿好耶耶乎，要有理由。」
終是主席出來敲敲桌子，叫大家靜些，然後摸摸鬍子咳嗽一聲說：「衆家兄弟，營救是總要營救的，招呼也要打打，上呈子理由也有，這便是要保障「人權」和「自由」，現在我們需要人權了，因為現在它對我們有利，所以一定要強調……不過，不過……」講到這里有點支吾，接着他說道：「不過，賞金不能平分，我是不要多，不過，波喲，不過……」

下面稍稍有一點點騷亂。

幾天以後，呈子做好了，文章確乎很好，相當鏗鏘可誦，文曰：

「……X君既未犯法，旬日來囚繫生活，精神

上之痛苦與損失，又遠非未曾親履其境者所能想像，則（抄照）無論在法理人情上，X租界當局均應立即將X君釋放，庶猶不失持平之道，然X君今猶羈留未釋，用意何在，令人惶惑，X君……早歲留學貴國，對X×X民族尊重人權，愛好自由之美德，尤極昕慕嚮往之誠……敬以至誠，籲請貴大使迅令X租界當局立即將X君釋放，庶法理人權得有保障，而中X邦交，亦得因此而愈臻鞏固……」

下文還沒有，休息十分鐘。

這是「上下古今中外前後左右派」行業的一個片段，餘者從略，聰明人得自己體味，行人止步。

X
X
X

這大約是一個童話吧，但願我是胡謔，我也不希望是真實，因為這是太童話的了。

雖然我對於這些「上下古今中外前後左右派」還有一個大願望，那就是不要等到有一個和自己暫時有利的時機來到時，便說：「從前我們喊過反Y抗X，現在喊反共和平却便有利，讓我們改改口味罷！」

若夫尚有願望之故，蓋此「派」人士，現雖忙着做初步變形工作，但是還究屬還算是我們的「朋友」呢。

十月五日

棘林第一分冊

紫 荆

要 目

- 雜文和攻擊.....文 史
- 破.....列 車
- 「推」.....孔 鏞
- 魯迅先生五年祭（詩）.....俞 夷
- 魯迅關於雜文的兩三句話.....穆子沁

每冊兩角半

葛 蒲

編輯者 發行處 經售處

雜文社 雜文社 各書報店攤

定價 二角半

三十年十一月二日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